

在动荡时代中探寻诗人的精神之光

读《九诗心：暗夜里的文学启明》

□伍月

屈原、李陵、曹丕、陶渊明、杜甫、欧阳修、李清照、文天祥、吴梅村，这九位诗人生活的时代有一个共同点：处于动荡不安的大变局时代。

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诗人面临怎样的困境，他们如何自处，又如何以文字探寻精神坐标、寻找光亮？

江南大学教授黄晓丹的《九诗心：暗夜里的文学启明》为我们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“诗心”桥梁。

“诗心”二字，脱胎于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文心”。在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眼中，“诗心”是“作诗的第一念”。黄晓丹认为，诗的根本从不是格律的精巧，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。

国家不幸诗家幸。“在两个时代交界之处，往往会产生第一流的创作者。”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诗人，虽身处不同的“暗夜”，却以各自的诗心为我们点亮了文学之光。

黄晓丹的视角独特，她以细腻的笔触串联起诗人们生命轨迹与创作脉络，让我们在整体观照中感受诗心与时代、生命之间的共鸣。

诗人的诗心，首先是对时代困境的敏锐感知与回应。屈原站在时间观念转变的节点，旧有的循环时间观与善乐观逐渐失效，他在《离骚》中以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倾诉对时间流逝的焦虑，这焦虑背后是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。李陵在援军断绝、家人被族杀的绝境中，凭意志“扛住”痛苦，他的短歌“径万里兮度沙幕”唱出悲愤与不屈。杜甫身处安史之乱，用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记录时代伤痛，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“暗”，并以诗歌为载体，将这种感知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诗心更藏着应对生命困境的智慧。曹丕在繁华过后，敏锐地察觉到“乐极哀情来”，他在与吴质的书信中表达出对文学传世的执着，认为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时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”，这种对文学的自觉，成为他对抗生命短暂的方式。陶渊明则在对生死的辩证思考中，寻得生命的本真。“清歌散新声，绿酒开芳颜”，他在田园生活中欢庆生命本身，回到生命活泼泼的状态，在“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”的认知中，获得从容与豁达。李清照在乱离中，将个人的离失之痛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洞察，《金石录后序》里“有聚必有散”的哲思，以及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”的句词，展现出女性在乱世中独特的坚韧。

黄晓丹从不孤立分析个体，而是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人生语境中揭示诗心。欧阳修被贬谪时，以《醉翁亭记》中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文字构建精神家园，用语言的力量重构内心秩序；文天祥在南宋覆灭之际，从“殉国未遂”到“精神重建”，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信念，完成对正义与忠诚的坚守；吴梅村在明清易代的挣扎中，以绝诗自赎，在对过往的追忆与对自身的反思中，寻找精神的出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晓丹的每一章开头都非常有意思。在《屈原：时间的焦虑》开始，她引用了博尔赫斯著名的小说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中的观念“时间永远分叉，通向无数的将来”，接着探讨环形时间的失落以及线性时间的诞生。这些内容并非随意而写，而是作为引子，切入屈原关于时间的焦虑以及《离骚》等作品的创作中。《曹丕：乐极的哀情》则从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瘟疫开始叙述，写瘟疫如何改变索福克勒斯的创作，再引出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对曹丕等人的冲击。

这种跨越中西、穿越古今的对照，让历史场景更加鲜活易懂。读了几篇之后，读者不由期待，黄晓丹在写到下一位诗人时会如何开始。但怎么也想不到，写到最后一章《吴梅村：绝诗的自赎》时，她竟从严歌苓《陆犯焉识》的故事开篇。当我们跟着陆焉识的命运感受到有家难归的苍凉，再读吴梅村的遭遇，便能自然而然地共情吴梅村，更懂得这位诗人的内心。

黄晓丹的文字极具诗意、美感，且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，阅读本书，绝对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字旅行。

在最后一章中，黄晓丹写道：“他四顾苍茫，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。”这最后一句让人看得心中一惊。看似平常的词语，却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苍凉感，那种历史断裂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和不可挽回性让人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“时代的洪流吞噬着个人生活，毁灭着个人德行。诗人的幸运在于，一切体验无不能转换成文学创造。”是的，正如本书副题“暗夜里的文学启明”，文字带诗人穿过幽暗的岁月。如今，文字也召唤着我们，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，诗心永恒。

没有控诉，也没有和解

——读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

□清秋

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是普利策奖得主伊丽莎白·斯特劳特的小长篇，也是“露西·巴顿四部曲”的开篇之作。书中讲述露西因病住院期间，疏离多年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病房，陪了她五天。母女俩在闲聊里回忆故乡阿姆加什小镇，也谈起那些早没有交集的人和本不愿回想的过往。对话看似家常，却不断勾起露西童年被漠视、被羞辱的创痛。她想确认一件事：她是被爱着的吗？为什么妈妈不肯说爱她？

伊丽莎白·斯特劳特是美国文坛扛鼎作家，凭借《奥丽芙·基特里奇》获得普利策小说奖，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入围布克奖长名单，《哦，威廉》入围布克奖短名单。此外，还曾入围都柏林文学奖、福克纳文学奖、英国女性小说奖等著名文学奖项。

这本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用极简的语言叙事，承载极浓的情感密度。文中几乎不用戏剧化场景，全靠医院里的低语与沉默，就让母女之间几十年未能说出口的怨怼、渴望、怜悯与羞耻层层渗出。那些看似琐碎的“别人怎样了”的闲言，其实是一遍遍重写露西的自我认同：从“全家都是怪胎，住在丁点大的村里”的穷女孩，到逃离故乡，靠写作在纽约立足的畅销书作家，她始终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被爱，又是否真的有资格书写别人的故事。

在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里，创伤不是“事件”而是“空气”。它不需要大段闪回，也几乎不出现暴力场面，却始终弥漫在每一次停顿、每一段欲言又止的日常对话里。就连母亲一句迟疑的“你过得不错”，都像术后未愈的伤口，一碰就疼。看后让人感觉：露西·巴顿就是另一个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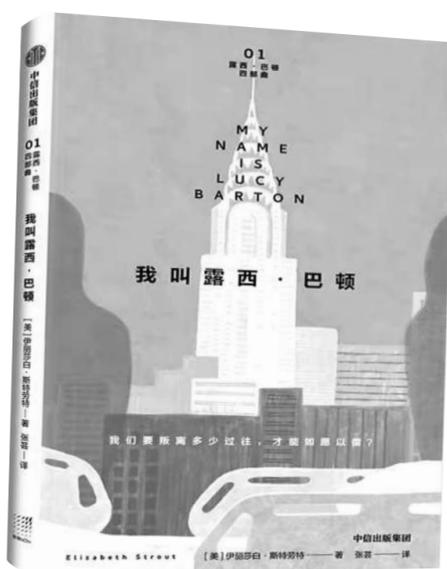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坐在病床前，两人最常做的事是“交换镇上八卦”：谁家的孩子进了少管所，谁家的丈夫跑了等。这些闲话虽然普通，却在某一句“她小时候也脏兮兮的”里突然露出钉子：母亲把别人的贫穷、别人的“脏”当成谈资，而那就是露西自己的童年标签。一句“脏兮兮”比直接骂“你小时候像条野狗”更疼，让你再次确认“我确实是那样被看见、被命名的”。

露西在术后高烧时反复做一个梦：自己还是小女孩，被关进父亲用来装洋葱的卡车里，黑暗里全是呛鼻的辛辣味。梦醒后，她闻到医院消毒水也仍是洋葱味——气味把过去“搬运”到现在。身体先一步记起创伤，意识却还在迟疑：我到底是被关进去过，还是只是害怕被关？她用“不确定”强化了羞耻感：如果连自己都怀疑记忆，就更难理直气壮地控诉。

病房明明逼仄，只用一张帘子隔开其他病人，母亲却说“这里真宽敞”。母亲的本意是客气，露西听来却是讽刺：在故乡，他们一家六口挤在车库改成的房子里，转身都困难。空间在对话里被扭曲，让她再次感到自己“不配有空间”。

露西已是纽约作家，但母亲仍用“你们这些读书人”把她划到远处。最刺痛的是母亲问：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比我们高一等？”创伤在此刻变成身份的双向撕裂：她既不能否认自己确实承受了贫穷，也无法承受“逃离”被翻译成“背叛”。于是，她只能在文章里写故乡，却不敢在母亲面前承认“我写的就是我们”。

她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展示“贫穷有多苦”或“母亲



有多坏”，她真正想写的是：一个人怎样在无法被好好爱过的前提下，仍然长出了辨认爱的能力，并决定继续活下去。露西在病房那五天的谈话里，悄悄收集母亲偶尔流露出的温度，哪怕只是一句迟疑的“你写得不错”。母亲临走前忽然俯身替露西掖了掖被角，指尖碰到她的下巴，像小时候唯一一次帮她系围巾。露西愣住，想说谢谢，却听见母亲补了一句：“你小时候也乖的。”一个“也”字把刚才的温度削掉一半，原来自己从来不是第一选择。可就是这半度暖，让露西多年后把这句话写进了小说。

斯特劳特擅长“以平淡写惊涛”，作品表面几乎没有波澜，底下却布满暗涌、碎石与创伤。她几乎不写戏剧性事件，却能把“母亲把椅子挪近一寸”这种细节写得惊心动魄；也不给人物判词，只让他们在闲话、沉默与回忆里互相映照，把羞耻、渴望、恶意与怜悯同时照亮。

读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，像做一场没有麻醉的小手术：刀口不大，但每一刀下去都准确落在最柔软的旧疤上。作者把病房写成忏悔室，把母女闲聊写成解剖课。她不用戏剧化的控诉，也不写廉价的和解，只用闲话家常的每一句，只让母亲把椅子挪近一寸、再一寸，仿佛爱与伤害共用同一个刻度，而人永远无法读到确切的数字。

文末写道，“我十分清楚小孩子闷在心头的痛，那份痛会陪伴我们终生，其中包含的渴望如此巨大，让人哭都哭不出来”。然而，露西最终没有得到母亲的道歉，也没有放声痛哭，只是决定继续写下去，把被忽视的孩子、被辜负的温柔、被贫穷淹没的童年，全部写进句子，并借此告诉我们：治愈不是伤口愈合，而是学会带着伤口继续走路；不是被爱，而是在爱的缺席里辨认出自己仍旧值得被写、被读、被记得。

从贾耽断症说起

——兼释方言“柴梳”与“虱篦”

□陈锦



贾耽(730—805)是中唐时期人，官至宰相。其人博闻强记，治学严谨，学术成就斐然，尤其是在地理典籍方面的研究和考证更是独步一时，他绘制的《海内华夷图》为集大成之空前巨幅，所著的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等也均为地理学方面的重要典籍。

大致在稍后于或基本接近于贾耽所生活的年代，有人著了一本叫《会昌解颐录》的志怪小说集，里面就有《贾耽》篇。大体内容如下：贾耽在滑台(今滑县)担任军政长官时，治下有一位老翁得了怪病，身体日渐消瘦。他的儿子很富有，重金延请远近名医前来诊治，结果毫不见效。后来，有一位医生从远道来，观察了十来天，还是莫明其病。他说贾耽是一位学识深不可测的异人，因建议老翁的儿子设法探实贾耽何时外出，到那时把病人用车推到他必经之处，贾耽见到病人必有话说。机会终于来了，骑在马上贾耽果然关注到了病人，但正要说什么，却被将官禀事给打断，结果双方错过了。过了些时日，贾耽又经过这里，记起了病人，因问手下那病人在哪里？手下回答说病人已经康复了。贾耽颇感意外，他说：那老翁得的是“虱症”，除了服用千年木梳烧的灰或者喝黄龙洗浴后的水，别无他药。手下于是特意前去探访老翁。原来，老翁错过贾耽后，自知死期将至，因要求儿子送他去山里的一个地方待死，在那里他看到一只黄狗在池中洗浴，因为口渴喝了那池水，结果病就慢慢

地好了(黄狗就是黄龙的化身)。
故事中所说的“虱症”，为虚构疾病，不但在现实中不存在，相信就是作者本人也是闻所未闻；至于故事说到的“千年木梳烧灰”的“特效药”，则是基于广义的“以形补形”医药理念。试想，无论所谓的“虱症”何等诡异，毕竟与“虱”有关，而“虱”利器自然当数梳篦之属，并且，在习惯观念上自然是越古老越具“去虱性”，因而“千年木梳”的成了当然之选，《本草纲目》也有用篦子煎汤治腹中之虱的记录。所以，这种用药思路是用于对应虚构疾病的，而实质上就跟人血馒头治肺病一样的诡异荒诞。

其“木梳”即方言习称的“柴梳”。而说到“柴梳”，年长的老乡们一定会联想到常与之连称的另一个物件，那就是早期用于刮除头虱的“虱篦”。这“虱篦”就是现代汉语习称的“篦子”，其“并”可能源于“枇”(早期的“篦”字)或“篦”，但也可能即“并”字本身，即谓其密齿并非成列的器形特征。

“柴梳”和“虱并”都是溯源古老的梳发用具。前者齿较粗疏，后者齿较细密，所以，后者更适用于深入梳理或刮除头虱。而针对故事里所虚构的“虱症”，老乡们可能质问：“千年虱并”不是比“千年木梳”更对症吗？

诚然如是。故事里所以选用“千年木梳”，实质上就是故事编造不精致的一个体现。

荐书

□晓谈

《深度探索》

本书深入剖析中国人工智能崛起的神秘力量——DeepSeek，全面解读其背后的技术逻辑、商业模式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深远影响，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复杂性，勾勒出技术发展的脉络，并勾画出产业未来发展的路径。

陈劲 安健 著
中信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



《走遍世界寻国宝》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整个西方与日本的公共博物馆中总共收藏了约16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，但这只是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20%左右。作者常青用30年时间，深度探访25个世界知名博物馆，带领我们揭开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与传奇。

常青 著
中信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



《画中寻宋：宋画艺术珍藏集》

一部通过宋画解读宋代生活美学的艺术珍藏集，生活、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四大宋代图卷篇章，200余幅宋画珍品，突破传统美术史框架，融合生活史、文化史维度，打造宋代社会全景视觉档案，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东方美学的黄金时代。

贺海峰 宋山杉 著
中信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



《生命传》

基因并非主宰，细胞自有智慧，分子世界充满随机性与可能性。生命不是线性的因果过程，生物绝非“基因制造的机器”，生命是一场从混沌中涌现的奇迹，而我们才刚刚读懂它的序章。打破生命认知的黑箱，一部关于生命的恢宏“传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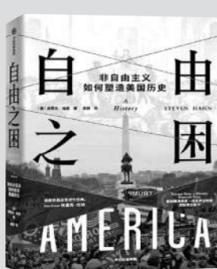
[英] 菲利普·鲍尔 著
中信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



《自由之困》

自由的口号仍在高唱，民主的仪式依旧庄严，然而总统权力极速扩张、贸易保护愈演愈烈、多元文化遭到压制、民粹泛滥……作者史蒂文·哈恩告诉我们，自由与非自由的纠缠和角力才是美国250年历史的主线。本书不单纯是一部重述的历史，而是一次关乎反思的召唤。

[美] 史蒂文·哈恩 著
中信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

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